

典型留與後人知

寫在《丁文江圖傳》出版之際

宋廣波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丁文江圖傳

宋廣波著 / 秀威 / 9604

274頁 / 21公分

330元 / 平裝

ISBN 9789866909498 / 782

1936年1月丁文江逝世後，他的摯友傅斯年說，丁文江的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但這之後不久，中華民族的神聖抗戰即全面爆發，學人和學術機關長期處於流徙不定的狀態，物質條件極端惡劣（學者生計尚成問題）；而領導著一個學術機關的傅斯年終日為日常事務纏繞，哪有餘力靜下心來寫傳？爾後，內戰的炮火又延燒全國，情形更不安定；待稍稍安定後，傅氏又英年早逝。這樣，傅斯年為丁文江寫傳的宏願，在遷延十餘年後，終成泡影。

其實，丁文江辭世後，發願為他寫傳的也不止傅斯年一人。文江的兄長丁文濤先生1936年2月19日致函胡適說，希望胡適為丁文江立傳，而他自己則準備為丁文江編年

譜。但不知什麼原因，丁文濤後來未編成乃弟的年譜。倒是丁文江的另一位莫逆之交翁文灝，寫成一篇萬字左右的〈丁君先生傳〉，但這篇小傳主要寫丁文江在科學方面的貢獻，流傳並不廣。丁文江的另外一位好友劉厚生也寫過一篇〈丁文江傳記初稿〉，只不過是「他追憶的一點記錄」，而且也未公開發表。

在丁文江逝世20周年前夕，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和中研院的同人籌備丁文江逝世20周年的紀念刊，邀請文江的生前友好撰寫紀念文章。作為丁氏最好的朋友的胡適，當然也在被邀之列。起初，胡適也準備和其他老朋友如朱家驊、李濟、董作賓、羅家倫等一樣，寫一篇兩、三萬字的文章，但寫來寫去，竟然寫成一部十萬字的長傳。這部署名「胡適編」的《丁文江的傳記》，脫稿於1956年3月12日，收入同年11月出版的《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輯。1960年，臺北為明書局出了單行本，1973年又由胡適紀念館出版增訂本。

這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丁文江傳記。胡適寫這部傳記所用的材料，主要是《獨立評論》上的紀念文章、部分遺著和作者與傅主交往的回憶。其中的回憶部分，最具史料



價值。譬如，丁文江對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的改進，曾經做出過特殊貢獻，蔡元培先生就多次指出這一點。但丁文江在這方面究竟做過什麼呢？由於丁氏當時尚不是「北大人」，其很多作為並不見之於文書檔案——除極個別的當事人如蔡元培外，大多數的局外人是不明底裏的。胡適這部傳記提供這方面的實證較多。如丁文江如何考試北大地質系的畢業生，如何向蔡元培先生建言，如何賞識趙亞曾等等。其他的回憶史料，如丁、胡如何共同創辦《努力》周報，丁文江如何向孫傳芳建議改革軍事教育等等，對讀者來說，也都是聞所未聞的。

毋庸置疑，這部《丁文江的傳記》也有不少錯誤和缺陷。首先，胡適作傳的時候，是在 1950 年代的海外，傳主的很多著作，都不在他手邊，更談不到對這些著作加以從容地研究；甚至連丁文江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也因留在大陸而不能參考。加之胡適晚年的記憶力也大大衰退，一些已經弄清楚的事實又被重新顛倒了。比如，有一則所謂楊樹誠「接濟」丁文江五千元（1927 年）的美麗故事在 1936 年後曾廣為流傳，但這事在《獨立評論》上爆出後，很多當事人曾私下揭明真相，證明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可參考拙著）。當時往來的函件，都完好無損的保存在胡適檔案裏，但由於年月久遠，這些檔案又不在手邊，胡適在傳記裏就將這故事的錯誤版本當作「一個很有傳奇性質的報德故事」大肆表彰，致使這則故事流傳更廣了。

丁文江在科學方面的貢獻，主要在地質學，但胡適坦言：「我不是學地質學的

人，所以我不配評量也不配表彰在君的專門學術」。丁文江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年半，無論在中研院歷史上還是在丁文江短暫的一生中，都是非常閃亮的一段，值得大書特書。但不知胡適先生出於什麼樣的考慮，竟未專門記述，實為一大遺憾。此外，丁文江在多個學術領域都有開拓性貢獻，可說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如丁文江對考古學、現代地圖學、歷史學等方面的貢獻與影響，都應作專章總結、評述，書中卻未提及。

儘管這本書有缺點與不足，但在丁文江研究史上確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只舉一例。《丁文江的傳記》發行後，在 1950-1970 年代，雖只在臺灣、香港發行，但 1980 年代大陸實行「開放」政策後，胡適的書逐步解禁，這本傳記便風行大陸，現在已經有好幾種不同版本印行多次（與臺北版不同的是，內地出版商在翻印這本傳記的時候，無一例外地將胡適親筆題的「胡適編」改成了「胡適著」）。在內地，知道丁文江名字和他的事蹟的人已經不多了，倘還有人對丁文江略有感性認識，不能不感謝胡適這部傳記。

胡編《丁文江的傳記》已經出版 40 年了，從學術史的角度審視它，實在需要一部更加深刻、詳備的新傳來取代它。但這 40 年間，「丁文江研究」是一個非常沈寂的研究領域，除了夏綠蒂·弗思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這樣零星的有價值的研究著作外，鮮有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研究專著問世。沒有堅實的研究基礎，又如何能寫出超越胡著的傳記呢？到今天為止，大量的丁文

江著作和傳記材料都還靜靜地沈睡在檔案館、圖書館裏，這都需要潛心研究的人細密地挖掘、校訂、考證、整理的。近幾年來，筆者全力投入丁文江研究，已在這方面做了一點點初步的努力。就是這初步的努力，也可推翻以往一些似是而非或者錯誤的說法了。比如，關於丁文江赴英留學在英國登陸的日期一直是模糊的，有的研究者推斷：「（丁文江）1904年春夏之交毅然登上了遠行之途……在海上航行三數月……七八月間登上英陸。」事實是，丁文江在英國登陸，是這年的5月19日。前往接站的吳稚暉先生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道：「夜與李、雷二君接莊、丁、李至甯。」（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1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1969年，818頁）這樣，丁文江在英國登陸的日期，就考實了。

而關於丁文江的婚姻，眾所周知，丁文江與其夫人史久元婚後感情甚篤，但這段婚姻是怎麼來的？有的作者就推測說，丁家乃士紳大族，想必是家庭包辦的。事實是，丁、史聯姻與家族沒有任何關係。1911年，丁文江結束7年的歐洲留學生活，回到了祖國。在回家之前，他於7月底先到蘇州探望留日同學史久光，史久光的六孀母左太夫人非常賞識、器重丁，便以史久光堂妹史久元許配丁文江。丁文江回家小住後，即到北京參加游學考試，考畢即先到蘇州，與史女士結婚，從訂婚到結婚前後共3個月。丁、史婚後，未生小孩。有的書就說：丁夫人身體不好，不能生育。丁夫人常年有病，是事

實，但不是不生小孩的原因。實情是，丁文江在婚前就與史久元約定：婚後不要小孩。

再舉一例。前不久，筆者受臺北友人的提示，得讀中研院史語所何漢威研究員發表的整理丁文江任淞滬總辦時檔案的報告。這篇報告真是讓我獲益匪淺，不但用檔案證實了我早前的一些推測，還提供了一些不為學界所知的新材料，實為丁文江研究的一種難得的新成果。不過，何文認為，丁文江的這批檔案最初是由翁文灝保管的，這一點，筆者不能苟同。我的觀點是「檔案的保管者是劉厚生而非翁文灝」。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說：「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寫了一篇《丁文江傳記初稿》，在五年前寄給我。可惜他始終沒有利用那箱裏的任何文電。他自己說，『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經老得不成樣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負死友了。』。」這裏的「好朋友」就是劉厚生，他寫的《丁文江傳記初稿》就粘貼在胡適1956年3月12日的日記裏。此外，何先生也引用1950年以後翁文灝為調查丁文江1926年的傳記材料，曾經訪問過陳陶遺的記載。如果翁氏保存過這些檔案，又何必去問陳陶遺呢？第三，劉厚生的《丁文江傳記初稿》也記載翁文灝1949年以前督促劉厚生為丁寫傳、並打探丁文江1926年材料的事。第四，1926年丁文江在上海時，與陳陶遺、劉厚生三人過從最密，他的檔案交由劉氏保管，最有可能。諸如此類的新看法還有一些，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筆者最初涉獵丁文江研究時，第一個目標是編纂一部《丁文江年譜》。當然，在



時機成熟的時候，也寫丁文江研究的專題論文。有位學友在看了我的《丁文江與中國地質事業初創》後，就極力鼓動我寫一本《丁文江圖傳》。其時，我已經搜集到不少丁文江的照片，而這些照片是從事丁文江研究的人、甚至家屬都鮮見的。有一次我與一位從事地質史研究的朋友一起數丁文江的照片，總共不過十餘張。這主要是因為，丁先生逝世後，由於戰亂、運動不斷，大量的圖片、文獻都散失了。丁先生的一位親屬曾告訴筆者，「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為了保命，大量的照片、書籍、地圖都扔進了火爐。我掌握的丁文江照片，主要來自當時的報章、雜誌和少數家屬的劫後餘存。我認為，我有義務將這些照片（照片也是史料的一種）早日發表出來。於是，爽快地答應了朋友的邀約，這樣，就有了《丁文江年譜》的一個副產品—《丁文江圖傳》。

但《丁文江圖傳》的寫作頗感痛苦，照這種書的要求，文字不能太長，而且文筆要輕鬆、活潑、不能有注釋。這對寫慣了學術論文（徵引必有出處，且注釋要精詳）的我來說，實在是一種新挑戰。但經過努力，稿

子終於寫出了；這個稿子究竟如何，我懇摯地請讀者朋友評判。我的打算是，從這個稿子的基礎上，在《丁文江年譜》出版後，有相當的專題研究之後，寫一本至少三十萬字的有詳細注釋的《丁文江評傳》。

除了研究，我還做一些推動紀念丁文江的事情。最近這幾年，我一直希望、呼籲做這幾件事：泰興的丁文江先生故居（一座有 200 年歷史的典型清代建築，也是一座豪宅）能夠掛牌，希望岳麓山上的丁文江墓能重新修復並得到有效保護；希望北京的有關機構如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地質博物館、中國地質圖書館等單位能樹立丁先生的銅像，希望今年在北京能舉辦一次「丁文江先生誕辰 120 周年學術研討會」。但這些事情運作起來並不順暢。2007 年 4 月 13 日，是丁文江先生誕辰 120 周年的日子，也是《丁文江圖傳》面世的日子，就把這本小書當作對丁先生誕辰 120 周年的紀念吧。當然，更希望這本小書能化作引玉之磚，呼喚更多的學者從事丁文江的研究，寫出更好的著作。畢竟，學術研究才是最好的紀念。📖